



## 夕照下的玉帶河

□ 馬亞娟

在石柱縣城，有一條繞城而過的河道，形如半圓形的玉帶，據說是明朝開鑿用於澆灌的水渠，現已成為老城的一道風景，因形似流淌著晶瑩剔透的城中玉帶，故名曰“玉帶河”。

由於炎熱，傍晚的玉帶河畔，散步的人明顯增多。夜幕降臨，華燈初上。

河的兩岸已經開辟為公園，左右兩側有許多酒吧，每家酒吧都充分採用了山城獨有的文化符號進行裝飾，莊嚴而又美輪美奐，在河岸上一如海市蜃樓。兩岸復古的青石城牆護欄上精雕細琢的擺手舞、戲牛、白虎等圖案栩栩如生。木雕、石刻，經過人工，又彷彿是它們自己活了起來，在各種房屋牆上和走廊上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妥帖、安寧，別有一番遠在天邊的情調。

正巧時值十七，夜空有輪圓月。月兒映入河水，生怕驚動平靜的水面，彎下腰輕輕地撈起圓圓的月兒，在那清逸的路燈下，做一艘只能容下心情的方舟，載著柔情蕩漾在心海，一紙素箋做槳，就這樣輕輕划向幸福的港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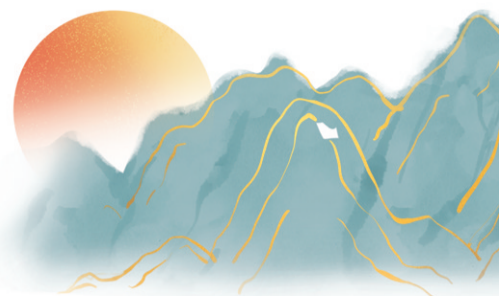
河水潺潺，水面就像一塊薄薄的輕微動蕩的玻璃。一側高大的新綠，在河邊舒展著腰身。山影重重，有著各種各樣的酒館和夜市攤，頃刻間，沉醉在山城的美輪美奐里，朦朧間還是原來的模樣。

走在雨後河邊的石拱橋上，總能讓她深深地迷戀。

看，微風拂過，遠處似煙似雲，卻又非煙非雲的薄霧，那縹緲的意境，給人以無限的遐想，感受片刻的清韻，多想在月光下鋪一紙素箋，拾起滿地的燦爛入硯，把絲絲柔情刻入她的詩篇，淺吟低唱。不遠處，偶見一群水鳥，這水上智者，或佇立沉思，或踱步草叢，品味著余暉暈染的靜美。

獨自信步走在玉帶河畔上，微風輕輕地吹在臉上，心裡卻忽然想起白居易的詩來：更待菊黃家釀熟，共君一醉一陶然。明朗雋麗之綠色，裝點著、烘托著這座美麗的城市，讓生活在山城的人們感受到另一番的意境。

行走於玉帶河畔，一路觀賞石柱土家文化，領略土家風俗，這裡正是傳唱民歌《太陽出來喜洋洋》的地方，同時造就了一座美麗的生態、山水園林城市，既是大自然的傑作，也是土家人的勤勞與智慧。（作者系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會員）



## 能懂的诗

## 端午

□ 宇秀

粽葉浸在木桶的那夜  
雨側著身  
不停地敲打窗門  
直到另一世紀的端午

在異鄉的濤聲里回味  
奶奶的粽子  
無論甜咸——  
皆是離騷的味道

(作者系旅加詩人)

## 公公的叶子烟

□ 沈治鵬

記憶里，公公個子高高的，頭戴藍色棉帽，身穿深藍色長布衫，系著一條同色圍腰，一根尺余長的烟杆從不離手。母親說，我兩三歲時，公公從吳家來縣城小住，母親便囑咐公公看管好我。公公滿口應承：“你們去忙活路，么弟交給我。”

母親最放不下心的，是孩子的安全。抽空回家，沒見我踪影：“保保，么弟呢？”“剛才還在，細娃兒跑不遠！”那次我真的跑得遠，一個小不點，在三百米開外人流如織的南門橋四處穿梭。從此，母親不敢再讓公公看管我。

年齡漸長，我對冒烟的烟杆產生了興趣。一次，趁公公不注意，便拿著烟杆去炫耀。小伙伴們覺得稀奇，尤其對閃閃發光的銅烟嘴和烟鍋感興趣，正铆足勁想卸下時，身後輕咳一聲，公公巍然屹立，吓得我和小伙伴撒腿就跑。公公拾起烟杆，用圍腰擦擦烟嘴：“這些細娃兒硬是迂翻。”

那時烟葉市場就在我家背面的後西街，三六九縣城趕場時，許多上了年紀的農村老大爺就提著提籠或背著背篋來賣叶子烟。只要來縣城，公公逢場必趕。不管買不買烟，都去市場逛逛。這家看看，那家瞧瞧，不是問產地，就是嘮家常。覺得不錯，蹲下身去，拿起一把，湊近嗅嗅。

“什那烟葉，嘗一下嘛！”公公裹上一支，掏出火柴，划燃點上，吧嗒幾口，啾啾烟卷，手指刨削烟灰，清一清嗓子：“本地的吧？”見對方不悅，公公也不爭辯，用圍腰擦一擦烟嘴，把烟杆遞給旁邊看烟的人：“老哥，你吃一口告一下！”

若是遇上心仪的烟，笑咪咪談好價錢。稱好後，一邊從懷裡掏出布錢袋，一邊說好烟好烟。將烟葉用圍腰一兜，起身回家，讓我扔到床下。

對公公的一系列操作我一脸蒙，他拿著烟杆輕輕敲著我的頭：

“細娃兒不懂。買烟時要乾燥才不榨稱。買回來一定要放到床下，多扯扯地氣，裹烟時才不会爛。”

一有空閑，公公便叫我拿出几匹烟葉，放在桌上，一一鋪開。打上一碗水，輕含一口，抿起嘴唇，撲嗤一聲，水霧噴濺，均勻洒在烟葉上。將烟葉翻一面，再如法炮製。覺得濕潤程度差不多了，用剪刀將烟葉剪成寸余長展開，把葉梗撕成細絲，與边角余料一起放在剪好的烟葉上，小心翼翼地卷起，用飯粒粘上，每次卷二十來支。這是個細活，頗費時間。公公很享受，端詳烟卷的笑容便是證明。

將不要的烟葉收拾成一小捆，遞給我母親：“吳正賢，把這個放在衣櫃裡，防虫很好！”

叶子烟勁大味重，抽几口，滿屋烟味久久不散，很呛人。父親覺得叶子烟抽多了對身體不好，就給公公買香烟抽。公公沒抽几支就還給父親：“紙烟儿上火，又貴又燥痰也多，還是叶子烟好，吃了還化痰。”

公公抽叶子烟時，划燃火柴，嘴唇一癢，烟頭一紅，清烟從右嘴角冒出。淡淡的烟幕遮不住公公的愜意。

好奇害死貓。一天家中無人，偷偷從床下取一片烟葉，裹成筒狀，划燃火柴點燃，猛吸一口。頓時，咳聲震天，眼淚直滾，天旋地轉，沒走几步便一頭栽倒在床邊。公公得知此事後，笑道：“么弟硬是迂翻，細娃兒摸不得！”

現代科技證明，叶子烟烟味雖然很濃，焦油含量和尼古丁却比烤烟低很多，不像抽香烟會生成很多痰。

雖然都是烟，抽法也大相徑庭。就算是老資格的烟哥，抽叶子烟時也會洋相百出。公公說，叶子烟不是誰都會抽的，大有講究：一要烟杆通，二要裹得松，三要點明火，四要吧得凶。

(作者系中國散文學會會員)

## 半个猪倌

□ 陳勁

時間臨近，答應劉三的事却八字不見一撇。“這事到底梗在哪兒？”老耿盯著烟缸里那些橫七豎八的烟頭，心情有些沉重。想當初在劉三面前拍胸脯、夸海口，還自稱“半个猪倌”，沒料到如今事情還真有些棘手。

退休後，老耿惦記著故鄉的味道，去年和老伴回到了老屋。老耿一天走走、西看看，把故鄉的山、水及家家戶戶都現場回憶了個遍。老耿發現，村里的年輕人大多攜妻帶子進城務工，留下的多是老人，其中就有發小劉三。劉三老兩口是標準的莊稼漢，種的糧食樣樣不缺，養的雞鴨鵝豬讓沉寂的山村充滿生機。老耿不忍心發小成天勤扒苦作，所以一有機會就對劉三說，你不能這樣拼命，該歇歇啦！可劉三總是嘿嘿地笑答，好手好腳不礙事的。

一次小酒後，老耿趁著几分微醉，附在劉三耳邊說了几句悄悄話。劉三听后卻搖頭說他一個老農民，離開土地能幹啥？劉三走后，老伴說老耿其實不懂劉三，再有呢，老是把“不能”兩字挂在嘴上，加上語氣听起来有種頤指氣使之感，著實讓人不舒服。“我這叫耿直，懂不？”老耿感覺酒勁在往上涌。老伴停下收拾碗筷坐下說，我知道你為人耿直，想早點賣掉劉三家的豬讓他輕鬆點，但問題是你知道劉三為啥那樣辛苦嗎？“為啥？”“我經常跟劉三老婆拉家常。”老伴端來杯茶繼續說，劉三老兩口不想拖累在城裡務工的儿子，他儿子想在城裡購房，劉三能忍心看著自家田土荒蕪嗎？“這個我確實不知道。”老耿有些醉意朦朧。

過了几天，劉三找到老耿，說他家的土豬長勢喜人，有兩頭該出欄了，請他幫忙找下銷路賣個好價錢。老耿當即滿口承諾，高興地說咱們發小一場，你的豬就是我的豬，我也是“半个猪倌”哩。

老耿開始了推銷行動。他兴致勃勃地聚攏著“二师兄”，拍抖音、發朋友圈，三下五除二便有了回音。對方是清一色的屠戶，出的價格却很低。“你不能把價格壓得这么低。”說著說著，老耿叫人不舒服的話又情不自禁飆了出來。“市場成本在那兒，不得行！”有好几位怏了回來。老耿不服氣，重新發個朋友圈，这回特別加上“非誠勿擾”四字。但几天過去，消息沉底都沒人聯繫。老耿再找熟人試試，但對方大都委婉回絕。

“這事到底梗在哪兒？”老耿有些困惑，眼看答應劉三的時間快到了，心情變得急躁起來，“下一個聯繫誰？”老耿烟抽了一支又一支。“找大点的客户试试。”老伴一句话点醒了老耿。对呀！于是，老耿在电话簿里选出几个公司朋友的电话，正要拨打，却被老伴制止。正当老耿纳闷时，老伴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你对我吆三喝四了几十年，我倒是习惯了。人啦，姿态与身段要随年龄而改变，隔会你打电话时，记得一定要客气些。”

“行！”老耿觉得值得做些改变，不然妄称“半个猪倌”了。几个电话打下来，虽然事情没成，但思路渐宽。最后一个电话，客气的话还没说上几句，对方就为老耿真挚的乡愁情结打动了，称赞他不但当上了猪倌，连声音也温和多了，公司恰好有土猪下乡采购计划，老耿你莫客气，大家是相互成就哩。

“开口就客气，肯定有惊喜。”老耿惬意地放下电话，回头望望老伴，双眼送去由衷的温情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万盛经开区档案馆)

## 终有一别

□ 林夕

我們漸漸習慣了告別  
落葉飛離枝頭  
候鳥遠去  
繁華落盡  
所有的離別  
都留給時間自愈

我把許多年活成了一天  
不曾想和時間告別  
也會看見自己藏在褶皺里的傷

站在孤單的路口  
看夕陽墜入群山  
他是否知道  
身後有一雙不舍的眼

人生終有一別  
那些離開的人啊  
如果有一趟時光返程列車  
你們可否踏著月光回來  
(作者系重慶市作協會員)

羅涌新書  
《蠻王寨》出版

重慶作家羅涌獲得2022年度定點深入生活項目資助，深入重慶邊遠鄉鎮體驗生活兩年多，創作出鄉村振興主題作品《蠻王寨》，由西南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，並在京東網、天貓網等上架。這是羅涌的第四部長篇小說。小說講述中國西部一個偏僻土家山寨百年山鄉巨變的故事。情節跌宕擲轉，歷史與現實巧妙穿插。

新文